



兜转了一圈，我在并非解放路的巷子里见到了董震宇兄。

樟树茂密的枝桠遮蔽了巷弄口粮站的大半个窗台。《东嘉开河记》里描述北宋瑞安城内“远坊曲巷，皆有轻舟至其下”。这样的景象在玉海楼附近还残存些许痕迹，其余绝大多数景致已消逝在时光册页。

董家这处老宅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筑，三层楼，水泥结构，并非公园路、水心街一带明清古宅，布满苔藓与历史印记。从少年到壮年，董震宇兄在这里度过了将近四十年，城市东扩，他也搬到了安阳新区。这座老房子，拾掇拾掇，就当做平日的工作室。一切有时间印记的事物，他都喜欢。他花了大半年时间，如同高明的仿古制造者，捡拾出了院落几分陈年老酒的滋味。安上青瓦，院子里的墙体刷白，楼房的墙面上换上青砖，给门窗装饰上镂空木格。抖搂一些旧式物品，比如一楼的紫檀茶桌椅，二楼的鸡翅木书桌，陶罐，铁壶，缀了流苏的竹笛，以及历年收藏的书画、砚台、木雕，类似于此的旧物，以应所需，也有一些海外带回来的物件，置放在不同位置。这格调，已经很清楚，无需再做评判。我不敢说其他，就瑞安而言，无人出其右。我非常喜欢董桥，初入这院子，刹那间，就闪现了董桥的《旧日红》中“那小窗里该是小红低唱之处了”，视频中震宇兄抚琴之处，便是这里。

并排两间旧房，在城区也算难得。门口拓开小小的院子。说是院子，实乃小地坛，不到四十平方，各式瓦盆、石头、器物上的菖蒲，阳光和诗意，遒劲生长。几株瘦小竹子，局促地葳蕤在屋檐下。显然，这些竹子没有空间施展，缩头缩脚，促狭在逼仄的弄堂。步入院子，我自然想到了绍兴徐渭的青藤书屋，颇有几分相似。

董震宇兄满足了我对士大夫的现实想象。我与他首次见面是在杭州径山寺，一千人去径山寺寻茶访客。先不论其作派谈吐之优雅，与其并行在径山林木间，他对建筑、书画、音乐之见解，让我惊讶。晋元帝司马睿率一群士子乡人衣冠南渡，析临海郡温峤以南地区为永嘉郡，这无疑是温州前人濡染着晋代风流雅韵的最好注脚。我们身心深处激荡着王羲之等人曲水流觞的兰亭意趣，自然也向往在山水水墨间回响“嵇康居山阳，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，豫其流者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籍兄子咸、琅琊王戎，遂为竹林之游，世所谓‘竹林七贤’也”的喧哗。董震宇兄身上流淌着隐士遗风，举手投足，皆能感受风雅。他的起居显然不同嵇康等人“积土为室，或栖草为庐，编蓬为户；或凿地为窟，或栖岩穴，或以树为巢”，而造得一方喧嚣中的静谧，静坐、清谈、读书、吟诗、著述、诵经、垂钓、酌酒、啜茗、调琴、弈棋等，已然与晋代士大夫没有出入。

二

阳光在有序堆叠的菖蒲上，散乱的斑驳。6月17日，《青绿雅境》菖蒲展在玉海美术馆举办，这是瑞安首次以菖蒲为主题的展览。院中的不少菖蒲，我甚是熟悉，展览上曾一一观摩，触动很深。打小就在山野生长，这些生长在泉水边，或阴凉石洞处的野生植物，熟悉却叫不上名字。想不到水边随意生长的植物，竟有如此青绿雅境。

由其与秦砖汉瓦、石头、茶洗、砚台搭台，以菖蒲为花旦的剧目，施施然地延展出来，那是堪与高则诚的《琵琶记》比拟的演奏。每一株菖蒲，都有董震宇式的美学标记，季节、地理、造型、象征、意义指向、精神担当，包容之广，与舞台无异。一盆一世界，一株一菩提。而数盆摆放一起，这菩提当会不



一样。打个比方，仅有蔡伯喈，成不了《琵琶记》。高则诚安排了赵五娘、牛小姐、张广才等角色一起入戏，方为剧。这就像董震宇的菖蒲，一盆是好，未免单薄。十盆，二十盆，一百盆，聚沙成塔，就有大世界，新菩提。

结缘菖蒲，十年有余。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之后，董震宇兄再也放不下那片方寸雨林。与书法、音乐、建筑相比较，养菖蒲的感觉不一样。庸俗地说，菖蒲是活的，热的；建筑物、乐器、毛笔、刻刀是死的，冷的。



扫一扫
看“菖蒲君”的演奏

食，亦可入诗，入文。

我视董震宇为士子，与其言谈，不亚于赴一场精神的盛宴。会钢琴，不简单。会小提琴，不简单。会书法、摄影，不简单。董震宇兄样样拿得起，样样精通，识得菖蒲，枕上诗书，心中风景，便一窍贯通。他出了三本篆刻集作品，《董震宇篆刻作品集》《乙未契文》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其中就有数量不少的篆刻与菖蒲契合的拓片、印章。个别菖蒲作品还与甲骨文结合，实为新技术。菖蒲展上，书画、音乐、器物、诗文、哲学融合，置身其间，宛然置身无限延伸的艺术磁场，被光芒环绕。我无端猜想，蜗居在这样的小城，他应该就是张楚歌曲里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”那个人。艺术的世界，入戏太深，需要出口。这菖蒲，就是他最好的对话对象和精神出口。他不属于嵇康式的士子风范，该属于另一种范畴——司马睿衣冠南渡带来的温州后裔，当有着永嘉学人的内敛风度。其恍如午后庭阶边的竹叶，微微俯仰，无声地流动风的姿态。

三

对着亮光，他拿起一块太湖石，凹凸不平，罅隙很多。这块菖蒲造型，出自王勃《滕王阁序》。他说：当时报社友人赠送他时，即刻浮现“鹤汀凫渚，穷岛屿之萦回；桂殿兰宫，列冈峦之体势”的诗意。怎么造型？菖蒲种石头上的哪个位置合适？有了诗句的原型，这创作就有了指向。石头虽小，却盘旋堆叠，一层一层各不相同。如果将其置于投影上，会看到出乎意料的效果。如同诗句所言，能想象到飞鸟、宫宇、白云以及昂然向上的绿意。他指着另一块石头上的菖蒲，这块石头，足有七八斤重，是出差河南南阳带回来的。同行的人问他，这块石头也就是拴马绳的，哪里值得从千里之外扛回温州。从河南到温州，1200多公里路程，而且还要周转。不过今日回想，甚为值得。这石眼中抽长出来的菖蒲须根，宛然巴音布鲁克草甸上的仙鹤，细小的脚趾，银钩似的，紧紧攥住马绳勒过的旧痕。从另一角度审视，则像雪山之巅的灵芝，摇曳生姿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株菖蒲，同行中绝无仅有。

宋代书法家米芾是石痴，遇到奇石要行跪拜之礼，新婚之夜新娘送他“灵璧研山”石，他焚香叩拜玩到半夜，竟抱着石头入睡。对于菖蒲，董震宇没有痴迷到这程度，但每行至一处，遇见心仪的石头等器物，便是说不出的欢喜。他对器物的选择，并非出于贵重或稀有。比如石头，不是非寿山石、青田石、太湖石不可。选择什么样的石头等器物，为菖蒲安身，讲究的是“适合”二字。梁山伯遇见了祝英台，那是天作之合；罗密欧遇见朱丽叶，那是电光火石。最漂亮的，并非就是你心动的，要看是否引起你艺术的联想。院子里磨盘上的水顺着塑料管子，发出清幽的回响远处，墙外隐隐传来蝉鸣。此时此景，不是也不亚于大罗山上的幽泉鸣响吗？

我听别人说起董震宇兄的家世。孩提时代的酸辣以及家族沿袭的文化因子，自然影响其现在超然物外的作派。我将其视为“新式士大夫”，是他身上浓重的文化印痕，以及需要我仰视的文化底蕴。他自小勤习小提琴，若不是时代中的错过，或许会有光亮聚拢的舞台，恭候他的过往。

与董震宇兄神交在自媒体虚拟之境，从径山算起，应该是两年。就在这个院子里，董震宇兄演奏小提琴《梁祝》，用手风琴弹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还有《关山月》的箫声。我在他录制的短视频里欣赏过院中凤竹，庭阶上打着曦光的菖蒲，梅雨季的天籁雨声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一个人的庭院，寂寞的，也是喧哗的。多种器乐轮流演奏，荡人心扉。

四

这个午后。蝉声如沸。鱼缸铺上玻璃板，也是美的茶台。茶是龙井，用的杯子，大，却婉约，手绘了淡淡的一尾写意的鱼。谈论菖蒲，也谈论书法、国画、油画，还有甲骨文研究，方寸天地，隐约可见雁阵惊寒，珠帘暮卷，也神往戈壁驼铃，野外篝火。他的许多认识，鲜活，有厚度，我着实领略了一回士大夫的槛外长江。他用折扇敲敲一块刻了“钟鸣鼎食”的青砖，这块砖已非砖，而是石槽。秦砖汉瓦自是好，但哪能寻常人家遇见。在西安的城墙边上，倒是不少，但那绝大多数是赝品。偶尔在乡野民居，碰到一块有时间感的青砖，那也是菖蒲很好的归宿。这块青砖就是在飞云江的源头泰顺司前一个叫溪口的村庄遇见的。地理上的意义相比较时间，那是另一条路径上的美学突围。董震宇兄赋予了二度创作，其中的凹槽，用砂纸磨了近半个月。青砖边缘上篆刻的四个字，颇见功力，隐喻这块溪口旧址，曾经就有钟鸣鼎食之显赫达人。温州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徐爽就出生溪口。溪口是飞云江的源头，董震宇选用溪口古砖做盆菖蒲，就是要纪念徐爽。北宋时泰顺属于瑞安，那个时候司前叫木棉。《宋史》是这样记述的：徐爽（985年—1030年），字武脚，瑞安县木棉（今泰顺司前墩头）人。1012年，成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。1030年，受封翰林学士，署理开封知府，未到半年，猝死任上，年仅46岁，墓葬泰顺仙居岭下。1000多年前，徐爽就是在溪口码头，坐上木舟，顺流而下，随父羁旅建瓯的。当时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山坳里的孩子，有朝一日，扶摇直上，问鼎状元。董震宇想砖与菖蒲构造出“飞云江上浪遏飞舟，渔歌互答”，纪念千年前的先贤。植物的生长形貌可以修剪，器物的造型可以打磨，而那份初心，抽象却是难得。

菖蒲又名溪荪，即溪边香草，生长在溪涧之中或泉水边上，白白的根须就像鸟爪，依附于石头。有人眼里菖蒲与山蕨、茅草无异，有人则认它独步百草之上。“汉武帝六年破南越，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树，有菖蒲百本。”（《三辅黄图》）。一株木棉树上的两朵花，风采各异，自带光芒。艺术上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没有界线，就像王勃的辞赋和白居易的诗歌，张大千的画和徐渭的书法，各有秉性。说她是香草也好，汉武帝眼中的奇草异树也罢，都不妨碍菖蒲成就董震宇兄广袤的艺术之境。如同金农所述“莫讶菖蒲花罕见，不逢知己不开花。”菖蒲——那是杜甫在江南遇见的李龟年，也是董震宇兄开花的知己。

去山野间挖菖蒲，无需择日。霏霏细雨，霜冷飞雪，均不妨碍挖菖蒲。董震宇兄最为频繁去处：陶山镇福泉山，瓯海仙岩禅寺附近的大罗山。这两处山居，青树翠蔓，水声如鸣佩环。沿着山路攀援而上，找到菖蒲并非难事。像福泉山陶弘景炼丹的道观不远，三人都环抱不了的红枫附近，泉声如注，菖蒲的丽影晃动在石头上。如果身边带有箫，董震宇兄会吹上一曲。那些密林中的菖蒲都是有生命的，它们能听见音乐中的暗语。

很多种植菖蒲的石头，或者器物，董震宇会刻上一枚印章，或者题写几个字。偶尔还会拓片一些，出来的效果，也甚是欢喜。董震宇兄最喜欢的，是在秋雨潇潇，独坐庭阶，抚琴一曲。陆游说它“盆山苍然日在眼，此物一来俱扫迹。”张九成则随其入了江湖之远，“座有江湖趣，眼无尘土踪。”江湖意趣，盆山苍然，在这个小小院落，尽显苍茫辽阔。

院子日渐捉襟见肘，每天清晨，若非远游在外，董震宇兄必定按时来这芊芊巷陌，浇水修葺，然后作画，写字，篆刻，抚琴而鼓，品茶，读书，任由日光在白墙青瓦上漫漶。

院子角隅处，竹叶摇动风声。座有江湖趣，此处，当时可待追忆的。

